

长啸

王鹤云 著



长 啸

电影文学剧本(初稿)

王鹤云著

版权所有



翻印必究

长 啸

著者：王鹤云

出版发行：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
电话： (852)26706633
传真： (852)26701382
印刷者：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定 价： 港 币： 30 元
人民币： 30 元
2002 年 8 月初版 香港

ISBN962—450—257—9/D · 44162



1928年出生半岁的作者



南下之前 23 岁



大学时代(20岁)



50岁登上大学讲台



当年的小伙伴,如今的花甲、古稀人
二排右三是作者(62岁)



钟情于美声唱法



朗诵自己的诗作



北京《老同学合唱团》在音乐厅演出

前排左三是作者



北大校友同声高唱：
“同学们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……”



古琴唤知音



好友畅游漓江



友谊地久天长



60大寿



70大寿



作者演出《四郎探母》的肖太后（74岁）
老伴演出《玉堂春》的王金龙（79岁）



属龙的人



腰背不驼，头发不白
仍在创作

写在前面

不是为了拍电影、电视，而是要用最小的篇幅，浓缩书中女主人公一生特殊的心路历程。用白描的手法，大写意的笔墨，将一个个的生活画面，展现在读者面前，平铺直叙，行云流水，不加渲染，不加修饰，不用浪漫的抒情，不用细腻的描绘，让读者从每个画面去寻找感觉，去寻找自我，这里边，可能有你，有我，也有他。

序 幕

海边,阴风怒吼,大雨如注,滔滔大浪,扑面而来,海面上,点点海鸥正在与风浪搏斗,一排大浪高高怒卷,又狠狠砸下,正击打着一只海鸥。海鸥毫不畏惧,抖抖翅膀,冲破浪花,展翅高翔,太叫一声,傲然飞向长空,转身,对着长空不停地鸣叫,显示它的胜利。翅膀由远及近,向前飞来,画面推出

大字剧名:长啸

第一章 辉煌年华

大街上，锣鼓喧天，彩旗飘扬，人声鼎沸，歌声不断，一片热闹景象。解放不久的北京城，沉浸在浓浓的欢乐之中。

一个中学的校院里，许多青年在等待着口试，各个脸上都散发着新奇的笑波。教室门口贴着“口试”字条，一个男生刚从里面走出来，立即被等待的青年包围着，七嘴八舌：“问你些什么？”“问学历了吗？”“问家庭成分了吗？”“问你爸爸是无产阶级了吗？”“……”被问者无从回答，只是笑笑。

“下一个，十五号，黄鹤！”站在门口身着军装的大个子“八路”喊着。

“到！”身段优美，面容白晰，举止文雅，身穿一件紫红大衣的少女，迈着轻盈的步子，神采奕奕地向教室走来。门口那个大个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等黄鹤走过，立即向身边那个较矮的“八路”悄声说：“真够漂亮！”

房里一个文雅的“八路”伸手示意她坐下，并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卢明经理。”桌子前坐着一位像似首长的“八路”，正在低头看黄鹤的报考档案，见身边的考生坐下，一抬头，不觉一惊：好漂亮的大眼睛！操着江浙口音，欢喜地问：“二十岁，黄鹤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”“我爸姓黄，我妈姓贺，我就叫黄鹤。”“是大学生啊！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。为什么不继续读书呢？”“地下党动员我们文科的同学参加革命，说是国家需要大批干部，不要强调个人兴趣，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去。为了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。”“哈哈哈哈哈。好哇！你是地下党？”“不是，我在学校参加了进步组织‘新诗社’，那是地下党领导的。”“你是大学生，到我们书店来工作，不觉得大材小用吗？”“书店的工作比别的商店要高尚得多。我们学的知识都是

从书中来的；我们认识革命道理，也是从苏联的书里来。所以……”

“对，高尔基说，‘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’。那你都看了些什么进步书呢？”“大都是国民党的禁书，《父与子》《罗亭》《第四十一》《战争与和平》还有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……”“革命理论的书呢？”“知道有辩证唯物主义，有历史唯物主义，但是还看不懂。”“参加革命以后你就会看懂的。你学文科，有哪些特长？”“爱写文章，唱歌，演戏，跳舞……”“写文章发表过吗？”“仅高中三年，就发表了三十多篇作品。”“唉呀！不简单呐！在大学的‘新诗社’写的呢？”“在大学写的作品不能发表，尽是骂国民党的。”“哈哈哈哈！骂得好！看来你适合去艺术学院呐！书店的工作要南下的，你不怕南下吗？”“我从小就在江南住过多年，喜欢江南。”“啊！你怎么从小就去了江南呢？”“我父亲原是东北军。‘九一八’从沈阳撤退就去了河南。以后又去了西北，西安事变后，我父亲调防安徽。抗战爆发，父亲赴前线，在上海阵亡了……后来我们全家向南方逃难，经河南、湖北、到了湖南……”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，抚恤金不够用，靠织毛衣、缝衣服也维持不了生活。四一年，我们全家四口（包括母亲、妹妹、弟弟和我），从湖南长途跋涉回来北京。”“那可是战争时期呀，你们怎么走啊？”“那年我十四岁，是女扮男装过洪湖匪区，可危险了。又经过了日本占领的汉口，新四军驻防的郑州，乘邮船渡过国民党把守的黄河，才到了日寇占据的北平。”“好哇！我们还没南下，你已经南下过了，好好，我们需要大学生啊！”

正在旁边翻材料的“八路”忽然说：“她的政治试卷还是一百分呐！”黄鹤笑了。卢经理说：“啊！太好了。今天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！”“你们来了怎么不高兴？你们不来，我还要去张家口解放区呢！”“啊！那去了吗？”“行装都准备好了，头发也剪了，行军鞋也买了。妈妈又怕我上当，怕让坏人骗去台湾，卖到……就不让我去了。”“你还准备行军呐！哈哈哈哈！好，革命不分先后，明天就来报到吧！先在书店干革命，以后送你去‘鲁艺’。你的身体怎么样？生

过什么病？”“我是排球校队、铅球第二名，学过少林拳，少林刀、少林剑。生过感冒病。”“有慢性病吗？”“有时感冒慢得三天才好。”“哈哈哈哈。这哪是慢性病啊！哈哈哈哈！”

黄鹤神彩飞扬地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口，那个大个子“八路”说：“我一看就知道你非录取不可！”直着眼睛看她。教室里的众人，议论着，目送黄鹤描条的身影出了房门。

二

书店门市部的招牌上，工人正刮掉《正中书局》几个字，装上《新华书店》手写体的招牌。后来黄鹤才知道，这是毛主席的亲笔题字。

一群新到的录取生，聚集在院子里，黄鹤没想到一进大院，就遇见了大学外语系的男同学郑瑞。二人握手，兴高采烈地谈起来没完没了。

“同志们，进会场来吧！自己找座位。”众人鱼贯进入大厅，全坐在一包包的书上，有的干脆席地而坐。“现在开会了，先请卢明经理讲话。”

卢经理还是穿一身军大衣，站起身，操江浙口音说：“……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革命同志了。就要互助称同志，不要再叫先生啊、小姐啊、太太啊！……啊！我们这里没有太太吧？”大家被逗笑了，“在革命队伍里，都是同志。原来的旧关系也不要叫张大哥、李大嫂、七阿姑、八阿姨……”群众响起一阵笑声。“我还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要南下，解放全国更多的城市，命令到谁，谁就走。没有价钱好讲。考试那天我就说过约法三章，其中一条，不愿南下的不要参加考试了。现在，我再一次对你们说：凡是不愿南下的，可以马上回家！现在走还来得及！”群众一片嗡嗡声。没有人起身出门。“我们不是商人，是军事化的革命机关，是革命者，不能自由散漫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要集体行动，个人活动要请假。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干部：这位是业务主任张杰；这是秘书丁南；这是司机老黄，这是吉普车司

机小董。还有……”黄鹤暗惊，原来那天口试，站在门口一大一小的两个“八路”都是司机呀！卢经理又说：“我们是供给制。公家管吃、管住，管穿衣，不久要发军装。可是没得工资发的哟，每人每月只发津贴费八元，大家一样多，女同志多发五角钱卫生费。想发财是不可能的了，想养老婆孩子也是不可能了。干不了的也可以走。现在由业务主任分配大家的临时工作。”

黄鹤被分配在借书处工作。

“黄鹤，来，跟我去搬书。然后分门别类登记造册。”秘书丁南和她一起搬，把书搬到办公室。二人一起登记。

门市部贴出通告，某月某日开始借书。

黄鹤埋头登记图书。不时地问：“这本书是那一类呀？”除了吃饭，黄鹤整天地干，没有上班、没有下班，也不懂这个，心里没有上班下班的观念。

张杰过来看看登记情况。见她穿的紫红大衣很刺眼，说：“脱了这个。”“冷啊！”“一会儿再穿嘛。有客人来，穿这个不像干部。”大衣一脱，露出深绿色条纹绒长袍，黄鹤那秀丽的身段就全然显露了出来。

张杰领一位高高的男同志进来，那人笑容可掬，颇有风度。张杰说：“这是三联书店的郝峰经理，过去是老地下党，以书店工作为掩护，是位老书店了，今天来指导我们的工作。”郝经理斜了张杰一眼，说：“张主任说错了，我不是来指导的，是来参观学习的。你们是部队领导的书店，有革命传统。值得三联学习呀！”张杰说：“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是文书邢云，这是打印员田民，这是卡片管理员尹薇，这是黄鹤，北大文学院高材生，会写，会唱，还会演戏，是我们这儿的大秀才。”

郝经理热情地握着黄鹤的手，摇了又摇，说：“大学生，好哇！分配什么工作？”张杰代答说：“暂时安排借书处。”

郝经理盯盯地看着黄鹤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脸上现出难以掩饰的惊喜之情。又转眼看着黄鹤登记的书，问道：“共有多少本书哇？”这一下可把黄鹤问住了。“我说不清。也没数过。”“那么估计一下呢？”这经理可真厉害。“估计有两百本吧。”“看样子不只两百本，这样估算，喏。”他走过来，用手拢过一堆书，大致点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一堆书大约是五十本，那么共有多少堆呢？八堆，总数四百本，大概不会有太大出入。是吗？”“还是郝经理老内行。”黄鹤感到这经理那么平易近人，对自己不厌指教。“黄鹤同志，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？”张杰给他搬了一把椅子坐下。“是我自己起的。唐朝崔颢的诗《黄鹤楼》中有一句‘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，’就起了这个名字。”“那么，你能背下来《黄鹤楼》这首诗吗？”“试试看，‘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’”“好！”郝经理大声叫好，眼波里闪动着难以掩饰的喜爱的光。黄鹤反而不好意思了。“离开学校久了，很多诗都记不得了。这首诗太悲凉了。”“因为崔颢写了这首诗，李白到了黄鹤楼不敢再写了。他说：‘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’”黄鹤惊讶郝经理不同于那些老“八路”，难得在这里也有懂诗的人。

“不过，我觉得这首诗太悲凉了，现在是新时代，应该是高兴的。而且黄鹤也显得太老气，我想改名，不知能改不能改？”白鹤问张杰。郝经理说：“当然能改。我们老同志就改过很多名字，现在刚刚参加革命，改名字更方便。”张杰问：“那你想改什么呢？”郝经理说：“白鹤，叫白鹤。”黄鹤跳起来：“我也想改‘白鹤。’您跟我想一块去了。”“好好，从现在起，就叫白鹤。”张杰说：“回头我把档案也改了。你别忘了，是郝经理给你改的名字啊！”“不会忘记的，名字天天叫，怎么会忘呢，是吧？”

赤经理起身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耽误你们工作，告辞了。再见吧！”张杰说：“白鹤送送郝经理。”白鹤送到房门口。郝经理回身，

亲热地同白鹤握手说：“白鹤同志，以后到我们店里去玩玩，好吗？”握着手不放。“一定去请教。”“一言为定！”“驷马难追。”握着的手，摇了又摇，不得不分开了。

张杰送郝经理下楼问：“怎么样？”“好哇！很好。在所有的书店里，她是属第一了，很有派头，印象很好。”

三

借书处开业了。距开门时间还有一个小时，大门口已经排了长长的队。

白鹤同小周两人忙得团团转，最焦急的是，对书籍分类不熟悉，找一本书很费力。张杰跑来帮忙专管找书，白鹤登记，小周收押金，还是忙得供应不求。读者发牢骚了，吵吵闹闹了。秘书丁南也来帮忙找书……

天黑了，关门了，白鹤喘了一口大气。转眼见一碗饭，一碗菜还放在桌子旁边，未来得及吃，忙忘了。这时间可真饿了，端起来就想吃。“唉，唉唉，等等，给你热热再吃。”大老黄是司机兼管伙食。一把抢走白鹤手里的碗。

当天，书架上的图书就减少很多。

门市部刚刚开门，大批读者拥进来，在借书处窗前排队，白鹤和小周又忙起来。不巧，读者所要的那本书已借完。白鹤对读者和气地说：“同志，对不起，这本书已借完了，还没有人归还，您再借另一本吧。”“那就随便借给我一本吧。共产党的书我都想看。”“您需要哪一类的？”“马列主义的，要通俗一点的。”黄鹤选了一本《什么是共产主义》递给读者。另一位读者也说：“也照样随便借给我一本吧。共产党的书我都没看过。要文艺的。”小周给了他一本《不要杀他》……

书架上的书又少了许多。

画面上，一只手不停地取书，架上的书更少了。取书，书更少；取书，书更少；取书，书所剩无几……

白鹤急了：“张杰，怎么办？书不够哇！借的书也很少归还。”“这说明读者如饥似渴地要学习呀。不要紧，现在新书越来越多，读者大都买书看了，借书处完成任务，要停止了。白鹤，准备让你以后搞邮购工作。这里只留小周一人够了。”小周翻翻眼皮，无所事事地坐等读者还书。

大街上，锣鼓喧天，军乐队吹打着《解放军进行曲》，整齐而豪迈地从街上走过，南京解放了！群众翘首相望，情绪欢腾。

一条红布铺在地上，白鹤和女同志们边唱边干地贴横幅“庆祝南京解放”几个大字。黄鹤对美工老罗说：“老罗，把‘南京’这两个字用线钉活的，下次武汉解放，上海解放，只换地名就行了。”“哩！这倒是个好主意。真有你的。”

晚上召开南京解放庆祝联欢会。同志们聚集在大厅里，这里平时是办公室，开会就是会场，。卢明经理讲话后，余兴表演节目。白鹤第一个被喊出来。她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段京剧《霸王别姬》。小周唱了《妇女自由歌》，李苹唱了一首《解放区的天》。没想到高喉大嗓的司机老黄，却唱一曲京戏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，惹得人们大笑不止。唱完了，他宣布：“晚上加菜！”又逗得大家拍手大笑。最后卢经理讲话说：“我们要抽调一批干部南下，准备去武汉、上海办书店工作，大家思想要有准备，调到谁就是谁。”有的高兴，有的沉默。

清晨，天未明，大卡车驾驶室里手电光亮着，司机老黄管伙食，起得比谁都早。大声问：“谁？是谁？”“是我。”“啊！是白鹤呀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，黑摸鼓冬的。”“我看书。你看，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，白天没有空，也太乱。这儿安静啊！”“不行。昨晚收车太晚，忘了锁车。”“好老黄，你答应让我在这儿看书吧！我刚参加革命，像个干海绵，需要吸满了水呀！”“嘻嘻，真会说话。每天早上都有政治学习还不够吗？”“不够哇。你答应吧！”“好吧，可别告诉

别人。就许你一人……”白鹤一吐舌头，“嘻嘻，”继续看她的书。

晚上，白鹤疲劳地躺在单人铁床上，非常舒服地哼起《梦幻曲》、《小夜曲》。参加革命了，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地兴奋，她一动感情，就要唱歌。这间女宿舍里，一字儿排开十几张单人铁床，目前还没注满，姑娘们下班回来就又笑又唱地，热闹非凡。也爱唱歌的李苹，跟着白鹤一同哼《小夜曲》，有人敲门。“可以进来吗？”“是卢经理。”白鹤跳起来，小声说：“同志们，自我检查一下。”然后大声说：“请进。”卢经理笑容可掬地走进来。“卢经理好！”姑娘们七嘴八舌地招呼。卢经理走到每个床边，用手摸摸褥子，“夜里冷不冷啊？”异口同声：“不冷。”“一个多月了。生活习惯吗？”又异口同声：“习惯。”“伙食满意吗？”“满意。”白鹤加一句：“在家天天吃窝头，哪能天天吃馒头，大米饭呐！”卢经理看了看黄鹤：“是呀，没有父亲的家庭生活是苦呀！谁跟我来一下。”姑娘们公推白鹤：“叫你去呐。”白鹤出去，不一会功夫，搬了一大筐东西，进门就喊：“姑娘们快来帮忙啊！”大家赶快来接。打开一看，满满一筐大鸭梨。“啊，啊，啊！”同声欢叫起来。“我去打水”李苹端来一盆水，大家一齐动手洗梨，一个个张嘴就啃起来。卢经理又来了。“好吃吗？”异口同声：“好吃！”“这是烟台那边运来的，朋友送的，吃吧，吃吧！来来来，我给你们照张像。”姑娘们忙把吃一半的梨藏在身后，排成队，卢经理照了几张。

又是晚上，白鹤躺在床上，很自然地唱着《梦幻曲》，李苹也跟着哼着《小夜曲》，有人敲门，“又是卢经理。”“自我检查一下。请进。”但那人并不进来。粗喉大嗓地喊：“你们尽唱什么歌？小资产阶级情调。”是张杰。李苹吐吐舌头低声嘟囔：“这是世界名曲！你土老帽懂个屁！”白鹤开开门，大声回敬：“这是《梦幻曲》、《小夜曲》，是世界名曲。难道世界上好的东西一概不要了吗？马列主义还